

### 登录生活南京网 清明节遥寄思念

发帖至 www.lifenanjing.com.cn·网上社区·发往天堂寄托哀思

在清明节寄托哀思,表达对逝者的思念和追忆,是中国人的传统情结。如果您想表达这份真情,只需进入 www.lifenanjing.com.cn·网上社区·都市联盟·发往天堂,就可以发帖寄托哀思,可以是一两句话,也可以是一篇悼文。不求文字华美,只要真情流露。此外,还可发邮件至 zhuhuihui8@163.com。

#### ■发往天堂的短信

**亲爱的爸爸妈妈:**离别十几年了,你们在天堂生活得还好吗?女儿真的好想你们啊。你们二老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培养成人,没有享过一天福,就相继离开了我们。十几年了,女儿的心里一直都很有疚和自责。女儿现在做错了一件事,走错了一条不该属于我的路。现在我又回不了头,希望你们托梦给我,让我重新做回我自己。女儿现在生活得太痛苦了,一点都不快乐。

**您们不听话的女儿 兰兰**  
**亲爱的爸妈:**转眼间你们已离开我们8年了,岁月没有冲淡我们对你们的思念,没有我们的日子孤独无助。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呀!祝你们一切安好!愿你们在天国保佑我们全家平安!

**致最亲爱的姥姥:**您离开我们已十年了,在这十年里,我是多么地想念您。您在天国还好吗?我现在已娶妻生子,有了稳定的工作,一切都很好,您不必挂念。祝您一切安好!愿您在天国保佑我们全家平安!

**致亲爱的妈妈、爸爸:**您二老在天国还好吗?不孝儿很想念你们!哥为了家出国打工去了!望二老在天之灵保佑他,也保佑全家大大小小。

**想念你们的家人**  
**亲爱的:**我想你了,你就这样离开我了,丢下我一个人面对现实残忍的结局。我爱你!不愿忘记你的听儿  
**爸:**你离开我们二十二年,我已过不惑,你未见过的面的孙子已在读大学了,而且是学生会委员。你安息吧!保佑我们一家平安!

**儿 二小**  
**亲爱的外爷:**没见你最后一面请原谅,操了一辈子的心,到天堂就好好歇歇吧。不要挂念姥姥,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,愿你在天堂快乐平安。来世再做你的外孙。

**爸爸:**您出车祸两年受尽了疼痛的折磨,每当我想起你痛苦难当的样子,就心如刀绞。您走时流下的两行泪水是我今生永远的痛,来世,我还要做您的女儿,来世我不要您再经受那么多的痛苦。  
**女儿 谢敬凤**

清明节快到了,通过短信寄托哀思。移动用户直接发送清明寄语到05070671;联通用户发送D+清明寄语到8070871;小灵通用户直接发送清明寄语到70008710

## 爷爷的心思

王志高

爷爷这辈子,好像总是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。除非干活,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。旱烟袋老长老长,戳在地上。爷爷不太爱说话,他有点结巴,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。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。呛人的旱烟袅绕,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,在浪漫的读书人看来,他像位深邃的哲人。若是夏天,黄昏将近,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,熏蚊子。天一黑,吃了晚饭,爷爷就蹲在烟堆旁,将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,一袋接一袋地抽。小孩子们嬉闹也罢,大人们拉家常也罢,都不关他的事。他只是不停地抽烟,闷头闷脑地像在想什么大事。

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:种田、种西瓜、当小贩。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。爸爸说想起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。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

很大,一个足有二三十斤。我说那么好的西瓜,是不是很赚钱?爸爸说,哪里赚钱,亩产也不高,又不好卖,挑着几个西瓜四邻八乡转上一天都卖不完。田里只种稻子,那时候不栽得稀,田里还养鱼。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镇上,做点小生意。那生意做得苦啊,来去都得走几十里山路,还挑着百把斤担子。有回路上遇上强盗,把货担抢了,还里里外外搜身。爷爷有块光洋,幸好事先藏在腋下的衣缝里,才没被搜走。可怜爷爷双腿叉开,双手举着,任人进暗红的火灰里,一袋接一袋地抽。小孩子们嬉闹也罢,大人们拉家常也罢,都不关他的事。他只是不停地抽烟,闷头闷脑地像在想什么大事。

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,他只是发出一声不响地劳作。有年冬天,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,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鱼网了,冻得

## 外婆的宽容

杨振亚

我有了自己的孩子,母亲带来一件婴儿的衣服,说还是外婆当年亲手做的呢。母亲这一提,我顿时心里一阵酸楚。外婆去世五年了。

小时候,我特别馋,最喜欢去外婆家,有肉圆、咸鸭蛋吃。外婆做肉圆时,我站在锅旁看着。肉圆放下去,锅里的油顿时炸开了花,味啦啦地冒着泡泡。不久肉圆从锅底又浮了上来,淡黄的渐渐泛红,我知道肉圆要熟了,更是盯着,一动不动。而这时外婆狡黠地说:“今天姓陈的才有得吃,姓杨的没得吃。”我听了着了急,问妈妈我姓陈还是姓杨。妈妈说姓陈。外婆又问:“叫陈什么?”妈妈说叫陈亚。我天真地说:“我叫陈亚。”外婆说:“有得吃了。”我满心欢喜,大大的肉圆吃了四个。外婆真会捉弄人。

外婆有趣而宽容。我依稀记得,那次外婆将钱放在床上的席子底下,而我不知什么缘故,竟“拿”了外婆的钱。发现这事的三姨首先叫了起来,接着就是妈妈苦口婆心的一顿批评。我当时很窘,只是想,也许大家都知道味啦啦地冒着泡泡。不久肉圆从锅底又浮了上来,淡黄的渐渐泛红,我知道肉圆要熟了,更是盯着,一动不动。而这时外婆狡黠地说:“今天姓陈的才有得吃,姓杨的没得吃。”我听了着了急,问妈妈我姓陈还是姓杨。妈妈说姓陈。外婆又问:“叫陈什么?”妈妈说叫陈亚。我天真地说:“我叫陈亚。”外婆说:“有得吃了。”我满心欢喜,大大的肉圆吃了四个。外婆真会捉弄人。

## 我的“蛮子”父亲

邱晓燕

整理旧物时,无意中抖落一张发黄的老照片。那是父亲和母亲刚结婚时在北京天坛的合影。父亲身着黑呢大衣,那么潇洒,那么健壮,可转眼间他离开我们已经29个年头了。父亲是宁波人,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上海到徐州,因为一口浓重的南方语音,很多人叫他“蛮子”。人们都说“慈母严父”,可父亲却很少对我们严厉,他有着南方人特有的细腻,我的脑海里中满是父亲慈爱的影子。小时候家里生活拮据,全家五口就靠父亲微薄的工资。日子虽苦,却很温馨。每天放学,我们就盼着父亲下班,只要一听到他的咳嗽声,我们姐妹几个就会欢笑着跑过去抢他的提包,那里面常常有一小包花生米,几颗糖果,或是瓜子……这时候父亲就会笑着坐在一边看着我们吃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到农村插队,生活艰苦,父亲

站在一旁看着笑着。有时有了空位置叫她吃饭,她总是说:“不忙!不忙!”在她那里,我一住就是一个暑假。她帮我洗澡,为我盖被子……一幕幕情景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我是小姊妹中最先考上大学的,外婆很高兴,晒了十几斤白白的山芋干送给我。我只说了句不喜欢吃这东西就让外婆拿了回去。现在想起这件事,我内疚不已。我怎么就不懂她的心意,就这么不懂事呢。我们还未来得及尽孝心的时候,外婆却走了。现在她的门前冷冷清清,已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,我们姊妹兄弟也很少相聚了,但提到外婆没有不伤感的。清明快到了,稗草荒坟,前去祭扫,怎叫人不想念外婆!

总想在家里给我些补偿。每次我回家,父亲总要亲自提篮买菜,精心烹制菜肴招待我。厂里分了苹果,父亲舍不得吃,小的分给妹妹,大的就一个个用报纸包好,放到米缸里储存起来给我留着。每天晚上他还要翻出来检查一遍,生怕坏了。那一年我病了,医生嘱咐要吃一个疗程的药,一天三次不能间断。父亲怕我忘记吃,就在工作日记上画了一张表,上面写上年月日和早中晚。每天他都要督促我按时吃药,我每吃完一次,父亲就在那个相应的格子上打一个钩,直到一个月后,所有的格子都打满。许多年后,当我再次看到这张表时,已是忍不住泪雨滂沱了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,两位同学来我家串门,闲谈中说起某某同学“走后门”上了大学;某某人“托关系”进了工厂。同学走后,父亲神色黯然,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。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,父亲已经上班去了,

全身发紫,缩在稻草堆里。爷爷回来,跟奶奶说了声,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。其实爷爷奶奶总共才三条裤子,轮着换洗。不知他们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,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。

终于,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,先是腿弯儿发酸,后来脚发肿,于是一病不起,撒手西去了。他老人家只活了65岁。妈妈说,爷爷是累死的,穷死的。爷爷去世的时候,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了?

爷爷就葬在老屋后面的山坡上。有年清明,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。我们在树林里转了好久,才找到爷爷的坟。坟不大,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,也没有墓碑。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。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。

爆竹劈里啪啦响起来,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,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。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。

父亲四十五岁时才有了我。他视我为掌上明珠,竭尽所能,让我吃得好看得好,像一个体面人家的孩子。在我六岁那年,因性格不合的原因,母亲和父亲离婚了。雪上加霜的是,不久,父亲下岗了,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就陷入了凄苦和贫困。但父亲没有倒下,在街边摆了一个自行车修理铺,赚取辛苦钱。

我慢慢长大了,开始上学了,从小学到中学。已经出落成一名阳光、英俊大男孩的我在上高中二年级那年,喜欢上了同班一位漂亮的女孩。而那时的父亲,因为风吹日晒和过度劳累,显得十分苍老,看上去像六十岁的老人。虚荣的我不希望同学知道我有这样一位父亲。我告诉别人,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另一个城市做生意。虽然我上学、放学都要经过父亲摆的自行车修理铺,但我每次都绕道而过,宁愿走很远的路。

那是个周末的夜晚,我约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出来散步。

母亲说:“你爸一夜没睡着。”晚上吃过饭,父亲从床底下吃力地拖出一个满是灰尘的大纸箱,他翻出一本厚厚的《会计学入门》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拿去好好学吧,以后会有用的!”我知道,父亲老实本分,又没什么得意的“关系”,我和同学的谈话,无意中像刀子一样刺痛了他那颗做父亲的心!那晚,父亲和我谈了很久,他希望我做老成人,认真学点本事,一辈子有个立足之本。

29年了,岁月悠悠,思念悠悠,每当我看到那些被儿女搀扶的长者,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父亲。您说:“要老老实实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。”您的话,女儿记下了。

## 父亲流过两次泪

王志顺

父亲在其弟兄三个中排行老小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,父亲念了私塾,然后当了生产队会计、大队出纳。

从我记事起,每天都见父亲左胳膊下夹着一个带拎带的黑色人造革皮包,里面装着一把四周围木框上磨光了漆的算盘和一些账簿、发票,来往穿梭于家里和生产队与大队部之间。从担任大队出纳起,父亲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,劈里啪啦地拨弄着算盘珠。特别是下半年大队决算时,夜里我们一觉睡醒了,外面是大雪纷飞,家里是寒气逼人,还见父亲戴着一副老花镜在埋头核算。

父亲一生少言寡语,但他绝对是个有涵养的人,在村民和子女面前绝对是一言九鼎,绝对是权威。最不能让我忘怀的是:只要村民之间发生矛盾或纠纷,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。而父亲总是用他那和风细雨式的化解方式让当事人满意而归。也有人找父亲的茬,遇到这种情况,父亲则表现出十足的

涵养。例如有一年大队资金紧张,民办教师的工资没按月发,责任不在父亲,但有一名教师任由父亲怎么解释,就是不理解,不仅如此,我看到他操起手电筒就向父亲的头砸去。而父亲呢,却是一动不动,一言不发。大概是这名教师被父亲的行为感动了或者后怕了,也就连赔不是连带小跑地走了。

父亲一辈子我只见他流过两次泪。一次是我穿上军服准备离开家乡时,有人在我背后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流泪了。我没有回头看父亲,我是怕他看我回头的那一刹那更难过。一次是父亲去世前夕,父亲突然号啕大哭,伴随着父亲的哭声,我依稀听到父亲说:“如果我再活五年就好了。”那时父亲只有66岁,我知道这是因为父亲还有一个心思没有了,便是他的八个子女中,老三还没有成家立业。当时,老三也赶回来了,哭着告诉父亲说考得不错,录取没有问题。父亲这才停止哭泣,露出了欣慰的微笑。

## 一声“爷爷”伤了父亲的心

真琪

父亲四十五岁时才有了我。他视我为掌上明珠,竭尽所能,让我吃得好看得好,像一个体面人家的孩子。

在我六岁那年,因性格不合的原因,母亲和父亲离婚了。雪上加霜的是,不久,父亲下岗了,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就陷入了凄苦和贫困。但父亲没有倒下,在街边摆了一个自行车修理铺,赚取辛苦钱。

我慢慢长大了,开始上学了,从小学到中学。已经出落成一名阳光、英俊大男孩的我在上高中二年级那年,喜欢上了同班一位漂亮的女孩。

而那时的父亲,因为风吹日晒和过度劳累,显得十分苍老,看上去像六十岁的老人。虚荣的我不希望同学知道我有这样一位父亲。我告诉别人,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另一个城市做生意。虽然我上学、放学都要经过父亲摆的自行车修理铺,但我每次都绕道而过,宁愿走很远的路。

那是个周末的夜晚,我约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出来散步。

我正走在路上时,碰到了刚刚收摊抄近路回家的父亲。躲避已经来不及,何况父亲正微笑着向我走过来,并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。我连忙向女孩解释说:“这是我爷爷。”然后,我硬着头皮冲自己的父亲叫了一声:“爷爷。”

父亲听后顿时愣住了,但他注意到我眼中那种无奈的、乞求的、愧疚的神情时,他似乎什么都明白了。父亲强忍住心中的酸楚,笑着说:“乖孙子,记住早点回家。”然后转身走开。我看见父亲一边走,一边扯起衣袖一次次地擦眼睛。

回到家里,我跪在了父亲的面前,说:“爸爸,对不起,爸爸,对不起……”父亲酸楚地笑了笑说:“孩子,我能理解,都怪爸爸没本事。”我知道,那一声“爷爷”把父亲的心给伤透了。

去年年底,父亲去世了,在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的那一刻,我摇着父亲渐渐冰冷的身体,只是一连声地喊着: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我想让他知道,这些年来,我是多么后悔和自责。



**会计** 学费300元 课时多 通过率 电算化 会计证 会计软件 继续教育 山西路83416909 迈皋桥 85610142 光华门 84606360 尧化门 85572839

**职称代理** 文凭速成班 当年取证 预算员、施工员 确保通过 先入学 质检员、项目经理 后付款 速成班

**南京新华电脑学校**

◆初级+中级+办公自动化+网络  
◆计算机图形设计班  
◆Photoshop、AutoCAD、3DS-MAX  
◆平面设计+设计培训  
◆Photoshop、CorelDraw、PageMaker、Illustrator

◆室内效果图培训◆电脑高级◆电脑装配与维修  
◆因特网与网页制作◆网页设计全科班◆网络工程管理  
◆专业网页高级制作◆Flash Fireworks Dreamweaver  
◆装潢设计全科班◆会计+电算化

◆合格学员 100% 推荐就业  
①南京中山东路145号市级机关培训中心(新街口地铁站南京全民健身中心后面)  
②南京中山南路224号诺亚商务大厦A座(五马路下车往北50米)  
③南京中山北路202号省总工会科技楼201室(虹桥饭店旁)  
电话:(025)83427706 83427707